

獎 玄

輯 三 第

進 先 術 學

著 編 雷 淵 蘇

編 主 展 公 潘
廉 維 印

行 印 司 公 版 出 利 勝

第三輯

學術先進

玄 奘

蘇洵 編著

勝利出版公司印行

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

潘公展

關於天地，必有興立。我中華民族，立國迄今，垂五千年，並世國家，其文化之悠久，殆無其倫。近百年來，他從一個堂堂大國，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，不平等條約的桎梏，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，於是有山崩外而媚外、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。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，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。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，鼓動國民革命，數十年間，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，而尤其自抗戰軍興，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，作堅苦卓絕的鬥爭，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，打得日暮途窮，陷入毀滅的深淵，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。

抗戰一開始，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：「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」。這「無窮的威力」是什麼？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，中國的友邦也未開始就瞭解，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。祇有談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。

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，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；它照耀着東方，也照耀到西方。全世界的人們，在驚奇，在禮讚。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，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。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，是導源於優良的

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；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，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「中國精神」。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，一語道破，他們說：「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，過去不無疑惑之處。但時至今日，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與仇，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，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，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」。

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，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，溶化而成為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；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，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。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鑲的，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，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，而創造成為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。在平時，我們是生於斯、息於斯而不自知，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，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，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，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，便如疾風驟電，有觸即發，無堅不摧。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，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，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。我們愈戰愈强的原因在此，我們「威力無窮」的關鍵亦在此。

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「中國精神」！

近百年來，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「中國精神」，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？而最可痛心的，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，民族中還不免有

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。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；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，這真是道地的「文化奴隸」。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，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，更應當倍加努力，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「中國精神」，並且還要發揚光大；拿這聖潔的火燄，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。——這是我們編纂這套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」的主要動機。

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，既不是整理國故，也並非懷古幽思，更談不上復古傾向。它祇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，貢獻力量，建築小小的基石。我認為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：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，從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，迎頭趕上。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。

有人說，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，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，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？這種見解，似是而實非。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，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；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，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。因為多數人的活動，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，如夏禹的治水，孔子的教育，秦始皇的統一，成吉思汗的遠征，國父的革命等等，並非一人一姓之功，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。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，也不是為某一個人作年譜，而是

著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。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決不是復古運動，而是含有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的重大意義，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，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，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。譬如敘述夏禹治水，僅僅敘述事實，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。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，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，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，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「有爲者亦若是」。有了一位夏禹，已經能够扭轉乾坤，假使有許多夏禹，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！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，雖是檢討過去，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。

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，不外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三者。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。有大德於天下，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，爲民族偉人；列第一輯。有功勳於國家，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，爲歷代賢豪；列第二輯。學術思想照耀千古，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，爲學術先進；列第三輯。共凡三輯，都三十冊，如有必要，亦得增減。如此，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，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。爲了普及宣傳，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，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。爲了節約紙張，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，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。

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，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，由衷的感激，實非筆墨所能表達。現既編纂就緒，刊行有日，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，奉告讀者。

二	參學南邦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八二
三	降伏外道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九三
四	應赴法會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九八

第六章 返國

一	歸途種種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一〇九
二	入京盛況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一一七

第七章 譯經

一	譯場組織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一二三
二	新經賜序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一二六
三	入慈恩寺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一三一
四	重弘般若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:	一三八

第八章 宗傳

一 各宗源流

： ：

一四七

二 法相唯識

： ：

一五〇

三 奘學薪傳

： ：

一五三

附錄

一 報印度智光法師書

： ：

一五七

二 答印度慧天法師書

： ：

一五九

三 大唐西域記四節

： ：

一六〇

玄奘

蘇淵雷編著

小引

佛法輸入中國，依據保守的考證，將有二千年的歷史。魏晉以後，其影響所及，對於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，與夫思想文化的激揚，良非淺鮮。其深入民間的力量，尤為其他宗教所不及。就中高僧古德，代不乏人，偉蹟踴行，亦所在多有。但要在我國佛教發展的全史中，舉一典型的人物，足以代表彼宗的最高智慧與無上毅力，為雅俗所共知，中外所同仰；既有熱烈的信仰，又具卓越的才情者；我想，只有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其人，才有資格。

玄奘是中國傳通佛教成就最大的學者，同時是印度正統佛教的繼承者。翻譯佛典既好且多；弘揚佛法提高僧格亦為最力。作智慧的旅行，饒歷史的興趣，具冒險的精神，富文學的修養，獨往獨來，負絕千祀。雖然，在他之先，有功佛教的，尚有彌天釋道安

和慧遠；大量翻譯經典的，尚有鳩摩羅什和覺賢；西行求法的，尚有法顯和智猛諸高僧；但總不及他的全才備德，始終如一。他一方具備印度學者縝密的頭腦與勇猛的精神；同時兼有中國第一流學者明朗的襟懷與崇高的情緒。真所謂「松風水月，未足比其清華；仙露明珠，詎能方其朗潤」（唐太宗三藏聖教序）。

所以，玄奘法師，不僅是一純粹的中國佛教徒，且是中國的、東方的、乃至世界第一流大思想家、大實行家！他是溝通中印文化的最大成功者；又是擺脫傳統不安所聞的真理追求者。他在世界學術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偉績，而那種實事求是，勇猛精進的精神，猶能鼓舞千載以下的人心。

現在，我們在進述他偉大的生平與思想之先，要略敘一些佛教輸入的史實，和他的前驅者像釋道安、鳩摩羅什和法顯諸人的功德，以見前期佛教的發展主潮，而爲後此玄奘的求法運動，作一歷史的說明。

第一章 前驅

一 佛教的輸入

自來史家及佛教徒，對於佛教如何輸入一問題，大抵依照傳統的說法，不外漢明帝感夢金人，遣使求法，蔡愔西去，摩騰東來，白馬馱經，洛陽立寺云云。這一傳說，恐怕不甚可靠。經近代史家論定，正式的佛教輸入，要以漢末桓、靈以後爲近是。不過在此之前，歷史上較確實的記載，尙有二則：

一、魚豢魏略西戎傳：「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公元前二年）博士弟子景盧（世說注引同，魏書釋老志作秦景憲，通典作秦景，通志作景匿）從大月氏王使伊存，口受浮屠經」（三國志裴注引，魏書釋老志祖述其說）。當時大月氏王丘就卻，正征服罽賓，罽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，漢通天竺，此爲孔道，則景盧之至大月氏，得伊存的口授，實有可能。唯此爲歷史上的孤證，當時既無著述，亦無傳授，其影響

自不甚廣大。

二、後漢書楚王英傳：「英晚節更喜黃老學，爲浮屠齋戒祭祀。明帝永平八年（公元六五），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。英奉送縑帛贖愆。……詔報（其）還贖，以助「伊蒲塞」「桑門」之盛饌；因以班示諸國」。

這是正史中有關佛教掌故最真最確的一條。中國人信仰佛教，見於載籍者，恐以英爲最早。英以帝子（光武之子）之尊，而服其教，想當時社會上信佛的風氣，或已形成。

厥後，桓帝延熹七年（公元一六五），襄楷上疏，有云：「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」。帝王奉佛，蓋自此始；然已在所謂「永平求法」一百年以後了。

約在公元二世紀初（桓、靈之際），安息人安世高來華，足跡遍江淮，譯經洛陽，臨淮人嚴佛調爲襄譯，傳於今者，真僞合計，不下三十餘種；謂爲中國佛教的開山祖師，誰曰不宜！

稍後，又有竺融造像立寺之事。後漢書陶謙傳稱：「丹陽人竺融，在徐州廣陵間，

大起浮屠寺，上累金盤，下爲重樓，……作黃金塗像，每浴佛輒多設飲飯，布席於路，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」。此爲佛教禮拜的濫觴。供養佛徒如此奢麗，似已取得當時社會的重視。但佛教在漢代，雖漸得一部分人的信仰，然臣民正式出家，猶爲功令所禁；其時唯許西域人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，漢人皆不得出家。至魏甘露五年（公元二六〇），始有朱士行（潁川人）出家，爲漢地沙門之始（見歷代三寶記）。蓋至是始行開禁，下距晉之篡魏，不過四年耳。

綜上諸條記載，可得初期的佛門掌故如下：

佛教正式輸入，時當一世紀末，地經西域大月氏諸國。

景盧（秦景憲）爲中國傳誦佛經之第一人。

楚王英爲中國祀佛之第一人。

安世高爲西域來華譯經之第一人。

嚴佛調爲中國襄譯佛經之第一人。

竺融爲中國建塔造象之第一人。

朱士行爲中國正式出家之第一人。

二 釋道安的弘教 附慧遠

玄奘以前，有功佛法弘揚，且足以代表一時的高潮者，我想舉三位高僧，一是弘揚佛教、建立僧伽的釋道安，一是翻譯經論、闡揚大乘的鳩摩羅什，一是陸行海歸，志求戒律的法顯。

道安（公元三一四——三八五）俗姓衛，常山人，十二歲出家。後游鄴都，師事佛圖澄。晉武帝時，避石氏亂，分遣弟子，弘化四方，法汰詣揚州，法和入蜀，已與慧遠，獨至襄陽立檀溪寺，和當時名士習鑿齒輩相往還。晉太原四年（公元三七九），得堅取襄陽得安，喜曰：「吾以十萬師取襄陽，得一人半，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」。所謂「四海習鑿齒，彌天釋道安」，就是他倆的雅人深致。釋道安既得符堅信仰，弘揚佛

教益力，計其功德有四：

一、主張出家無姓同稱釋子。原來初期僧徒，中國人若嚴佛調、朱士行，大抵沿用俗姓；來自西域者，則多以支、安、竺、康爲姓，或標其所生的國名，或出家後襲其師姓，依違通俗之間，未敢或異。至道安出，始唱出家無姓之說，自以歸真大聖釋迦，因號釋道安，後來獲得增一阿含經，其中亦稱「四河入海，無復河名；四姓爲沙門，皆稱釋種」。這樣僧徒遂相率仿行，定以爲例。自是僧自僧，道俗自道俗，不復相淆雜。

二、整理「經錄」勒定僧律。道安時已譯經典，真偽難出，經他一番整理，編「經錄」允爲中國佛典目錄學之始。傳稱「自漢魏迄晉，經來稍多，而傳之人，名字弗說，後人追尋，草測年代。安乃詮品新舊，撰爲經錄，衆經有據，實由其功」。又憫僧伽沒有儀律，乃多方搜求，詳爲規定，於是戒律粗具，人有遵循。弟子徧化江淮，叢林制度，亦漸以確立。